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许地山作品新编

许地山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
作家作品
新编丛书

许地山作品新编

方锡德
编

人民文学出版社

前 言

许地山(1894—1941),台湾省台南府人,名赞堃,号地山,笔名落华生。父许南英,光绪十六年(1890)进士,晚清爱国诗人,著有诗词集《窥园留草》。长兄许赞书,曾任厦门同盟会会长。仲兄许赞元,投身革命,是参加广州黄花岗起义的幸存义士。三兄许敦谷,现代画家。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台湾,许地山随父母到大陆定居,寄籍于福建龙溪。

许地山三岁发蒙,从幼年开始就接受严格的传统经史教育。1905年入广东韶舞讲习所,1906年入广州随宦学堂,先后受教于康有为的高足龙积之、龙伯纯,在旧学之外开始接触新学。1910年随宦学堂毕业后,由于家境贫困,开始自谋生活,担任过漳州福建省立第二师范学校、缅甸仰光中华学校等校的教员。1916年许地山在漳州加入基督教会。自幼失去家园的颠沛流离生活和早早自谋职业的艰辛人生经历,磨炼了许地山的生存意志,对他精神世界的发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为他后来的文学写作积累了重要的生活体验。

1917—1926年的将近十年间,是许地山遨游知识海洋、广求学识的时代,也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成为新文学和新学术的重要创造者的时代。自1917年秋起,他先后在燕京大学、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英国牛津大学等校求学,研究的领域涉及文学、印度哲学、印度学、人类

学、梵文和佛学,获得文学士、神学士、文学硕士等学位。期间,他于1918年初与林月森结婚。年底,父病逝于印度尼西亚棉兰市。1920年10月,爱妻林月森病逝,给他留下一个幼女。亲人的接连离世,使许地山的心灵遭受重创。他也曾有过遁世或舍身的念头,但这个有情世界和众生的悲苦终究让他有所牵挂。由文学转向宗教学,或许正是他探求人生真谛、解脱生本不乐的一种选择。

五四运动期间,他积极参加各种学生活动,是燕京大学的学生代表。1919年,他与瞿秋白、郑振铎等人创办《新社会》旬刊,发表了多篇探讨社会改造、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1921年,他与周作人、郑振铎、沈雁冰等十二人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并陆续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一批异彩纷呈、影响一时的作品,这些作品稍后结集为小说集《缀网劳蛛》(1925)和散文集《空山灵雨》(1925)。与此同时,他在《生命》月刊、《东方杂志》、《晨报副刊》上相继发表了《宗教的生长与灭亡》、《原始的儒,儒家,与儒教》等比较宗教学的研究论文,以及《〈雅歌〉新译》等译作,在学术上崭露头角。五四新文化运动原本就包含了新文学与新学术的创造,文学创作与学术研究兼备于一身,正是那一代作家的特色。只不过由于许地山的人生经历、精神创伤、文化教养和知识结构较为独特,因而无论是他的文学写作还是学术研究,都显示出更加独异的风采。

1927年起到三十年代中期,是许地山执教燕京大学时期。1928年,他与周俟松结婚。这一时期,学术研究已经成为许地山工作的重心,出版了《印度文学》(1930)、《道教史(上)》(1934)等多部学术著作,发表了《大乘佛教之发展》、《古代印度哲学与希腊哲学之比较》、《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等重要论文。这一时期的文学写作虽然处

于从属地位,但他仍然在《小说月报》、《北平晨报》副刊《北晨学园》和《文学》月刊上发表了以《春桃》为代表的中短篇小说,结集出版了小说集《解放者》(1933),散文集《无法投递之邮件》(1928),翻译了《孟加拉民间故事》(1929)和印度神话《二十夜问》(1935)等。

1935年9月,许地山离开了他服务多年的燕京大学,出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教授。执教港大期间,他对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从分科到课程设置,进行了面目一新的改革。他参与发起香港新文字学会,推动香港的文字改革运动。抗战爆发后,他出任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香港分会“总务”,成为文协香港分会的负责人,为香港文艺界的抗日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在繁忙的事务工作之余,他仍然笔耕不辍,孜孜矻矻地从事道教史研究,出版了《扶箕迷信底研究》(1941),发表了《国粹与国学》等重要论文。在文学写作上,则发表了中短篇小说《玉官》和《铁鱼底鳃》。1941年8月,正当盛年的许地山在写作《道教源流考》时,猝发心脏病,不幸辞世,现代中国失去了一位本可以期许更大成就的杰出作家和杰出学者。

许地山通晓多种宗教,但他不是宗教徒,不是宗教的“行者”,而是宗教精神的“信者”。他初登文坛,就宣示了自己抱持的文学主张,即那带有浓厚宗教意味的“三宝”“四依”论。他的文学创作,其实是一种“泛宗教文学”。

他恒具悲悯仁爱之心,深忧众生之苦,始终不懈地追寻着人生的真谛,探索着民族精神发达向上的正途。他始终关切这个有情世界,沉浸在宗教研究中并努力融合释、耶、儒、道,只是为了寻求一种能够改变人生和社会的真正高尚的精神信仰,或者说寻求一种“信仰”的宗教——他相信精神的力量。他虽然是教会大学的学院派作家,但学院

的高墙从未隔断他与社会的联系，宗教理性的冷静并没有包裹住有情内心的热火，他的文学写作始终敏感着、触摸着时代的氛围。五四时代他对妇女问题的关切和表现，对恋爱婚姻问题的深入思考和阐发，三十年代对上流社会的讥刺，对底层人民顽强生存意志的描写，抗战时期对民族危机的忧心如焚等等，在在都是特定时代情绪氛围的热切回响。他提出的“蜘蛛缀网”人生观，阐释者多有歧义。但这种人生哲学，既非顺世者的矫饰，更不是怯懦者的遁词，它其实是许氏经历大痛苦、大磨难之后，勘破世情、参透生命本质的一种智慧表达，是一种有信仰、有坚守、有操持的韧性的生存哲学。这种信仰，并非单一的释、耶、儒、道，而是一种融汇综合之后的宗教情怀和宗教精神。看他笔下的那些平凡人物，从敏明、尚洁、云姑、绍慈、东野先生、麟趾、陈情、春桃，一直到玉官和雷先生，无一不在一种信仰的坚守中，放射出人性的光辉和生命的异彩。虽然他将基督教的爱欲、佛教的明慧、儒家的入世、道家的自然调和融汇成一片澄明和谐的境界，但在这和谐境界中升腾起来的却是人性向上飞扬的精神力量。

许地山也是现代文体的杰出创造者。

现代的“传奇”体小说由他创始。他偏爱讲述平凡人物、平凡人生的传奇——非传奇的“传奇”。异域和边地的取材所造成的陌生化，自然是构成这传奇的因素，但真正紧要的关节，却是他能够在平凡人生的生命历程中发现那些不平凡的“奇迹”。也许是受到宗教故事、印度文学和神话的影响，他喜欢讲述有头有尾的故事，中篇小说常常采用“串珠”式故事结构。五四时期流行一时并被奉为金科玉律的“横截面”写法，并没有受到他的格外青睐。然而近代小说的情节“陡转”、幻觉描写、心理分析、陌生化技巧等艺术手法，却又在他的小说中运用得出神

入化。小说叙事中的这种传统结构和现代手法的有机化合,进一步加重了这“传奇”的色调。

《空山灵雨》是现代抒情散文发轫期较早结集的杰作。他善于通过片段的情节,精心选择的意象,精练的对话,运用比喻、象征、拟人、反讽、陌生化等多种艺术手法,来抒发自己明辨世事的智慧和感悟人生的透达,朴质中见出精致,平凡中显露奇崛。这种主要从宗教经典故事中萃取出来的以事、象来喻理抒情的表现方法,同样是融合传统与现代的结晶,并已经成为现代抒情散文的一种范型。《空山灵雨》关注的是世界诸相的广泛问题,主要在叙事中抒情;《无法投递之邮件》则集中于恋爱婚姻问题的思考,侧重在议论中抒情。这种“独语”式的书信体散文,文体本身就极具张力。它类杂感而非杂感,其中不乏虚构和玄想;似对谈其实却是独白,是一颗焦灼渴求的心灵的自言自语,类乎百灵嚶嚶、蝉长鸣,实乃不得不鸣。这种抒情一旦发而为诗,就成了他那别具一格的“讴体”新诗。这种融化粤讴艺术养分的歌谣体,同样是一种新诗体的创造。

从文学发展的历史传承看,许地山对后来作家的显在或潜在影响,值得追寻。可以引起遐想的,首先可能就是沈从文了。沈从文学习写作时期与燕京大学的密切关系,是一个有待探讨的学术话题,但他对《圣经》文学的学习,对湘西平凡人生传奇的发现,对“山大王”故事的发掘,对佛经故事的重写,对爱欲世界的表现等等,都不能不引发人们对文学时空中的某种连续性的想象。甚至他的《废邮存底》和后来的《中国服饰研究》,也会让人联想到《无法投递之邮件》和《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的某种启迪的可能性——虽然那内容、风格和成就已经迥然不同。至于另一位小说家张爱玲,她曾是香港大学的学生,受到老

师的某种影响和启发,似乎不难理解。她别创现代的“传奇”,迷恋“时装”和“更衣”,与许地山的某种历史连续性,已经有研究者展开讨论,此处就不赘言了。

这本新编力图更多地重现许地山那些被人遗忘或忽视的作品。因此,在已知的他的二十三篇小说中,只选入了八篇,童话和戏剧,则只能割爱。完整收入的散文集《无法投递之邮件》,曾经在《小说月报》上刊发过前四篇,1925年版《缀网劳蛛》只收入前十一篇。遗憾的是,自1928年这部散文集出版后,研究者或编选者就再也没有提起过它。时间的流逝,竟然使得这部别具异彩的散文集几近湮没,不禁让人扼腕!

自清末兴起的讲演,曾经在新文化运动中大放光彩。讲演的底本或记录稿也已经成为现代散文大家族的一员。许地山从燕大读书开始,就是热心的讲演者。执教港大期间,更是讲演不断。新编专辟一辑,较多地选收了他有关宗教学方面的讲演,意在呈现他的宗教观念,以便于读者能够更全面地理解他文学创作中的宗教思想。这些讲演自然不是文学散文,但也不同于严谨的学术论文,不仅语言浅近晓畅,而且时有自由发挥,当作学术性的散文来读,或许也不乏趣味。

新编只是一部选集,其效能大概也只是作管窥之用。知人论世,还应当顾及全般,这任务应当由作家的文集或全集来承担。而选集由于诸多限制和编选者的学有不逮,取舍失当或遗珠之憾,恐怕都在所难免,这只有静待方家的批评指正了。

方锡德

2011年11月25日

目 录

前言	方锡德 001
----------	---------

小 说

命命鸟	001
黄昏后	018
缀网劳蛛	031
街头巷尾之伦理	051
归途	056
女儿心	066
春桃	102
铁鱼底鳃	123

散 文

空山灵雨	135
弁言	135
心有事(开卷底歌声)	135
蝉	136
蛇	136

笑	137
三迁	138
香	139
愿	140
山响	141
愚妇人	141
蜜蜂和农人	143
“小俄罗斯”底兵	144
爱底痛苦	145
信仰底哀伤	147
暗途	148
你为什么不来	149
海	150
梨花	151
难解决的问题	152
爱就是刑罚	153
债	154
瞰将出兮东方	157
鬼赞	158
万物之母	160
春底林野	162
花香雾气中底梦	163
茶藿	165
七宝池上底乡思	167

银翎底使命	171
美底牢狱	172
补破衣底老妇人	174
光底死	175
再会	176
桥边	178
头发	180
疲倦的母亲	181
处女的恐怖	182
我想	184
乡曲底狂言	185
生	187
公理战胜	187
面具	188
落花生	189
别话	190
爱流沙涨	193
无法投递之邮件	196
弃言	196
给诵幼	197
给贞蕤	197
答劳云	198
给小峦	200
给爽君夫妇	201

复诵幼	202
复真龄	204
给怀霁	206
复少觉	207
给琰光	208
给憬然三姑	209
给伊红	211
复劳生	212
给怀霁	214
给瑾妹	215
复文锦	216
给慧思	217
无法投递之邮件(续)	218
危巢坠简	222
上景山	226
先农坛	230
忆卢沟桥	233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	237
窥园先生诗传	250
旅印家书	261
中国经典上底“上帝”	290
燕京大学校址小史	299
《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导言	306

民国一世	310
——三十年来我国礼俗变迁底简略的回观	
读书谈	317
牛津的书虫	326

讲 演 录

宗教的生长与灭亡	329
——在上海星期讲演会讲	
宗教底妇女观	344
——以佛教底态度为主	
我们要什么样的宗教?	359
现行婚制之错误与男女关系之将来	364
什么是回教	378
观音崇拜之由来	382
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	386
——对北京大学学生讲	
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395
国粹与国学	401

诗 歌

落华生话(选九)	419
弃言	419
十年十月二十三夜	420
女人我很爱你	421

看我	424
情书	424
邮筒	425
做诗	425
月泪	426
牛津大学公园早行	426
我底病人	427
神佑中华歌	431

文论 序跋

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	432
《〈雅歌〉新译》绪言	436
粤讴在文学上底地位	446
中国美术家底责任	450
印度戏剧之理想与动作	456
《孟加拉民间故事》译叙	463
《印度文学》绪说	471
《解放者》弁言	474
《二十夜问》小引	476
序《野鸽的话》	479
怡情文学与养性文学	483
——序大华烈士编译《硬汉》小说集	
老鸦咀	485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487

小 说

命 命 鸟

敏明坐在席上,手里拿着一本《八大人觉经》,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东边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她不理睬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头去瞧壁上的時計,好像等什么人来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会的法轮学校。地上满铺了日本花席,八九张矮小的几子横在两旁的窗下。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当中悬着一个卍字徽章和一个時計。一进门就知那是佛教的经堂。

敏明那天来得早一点,所以屋里还没有人。她把各样功课念过几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点一刻。她用手挡住眉头,望着窗外低声地说:“这时候还不来上学,莫不是还没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学加陵。他们是七八年的老同学,年纪也是一般大。他们的感情非常地好。就是新来的同学也可以瞧得出来。

“铿锵……铿锵……”一辆电车循着铁轨从北而来,驶到学校门口停了一会。一个十五六岁的美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苹果绿的丝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围着一条紫色的丝裙;

脚下踏着一双芒鞋；俨然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这男子走进院里，脚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响。那声音传到屋里，好像告诉敏明说：“加陵来了！”

敏明早已瞧见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对他说：“哼哼，加陵！请你的早安。你来得算早，现在才六点一刻咧。”加陵回答说：“你不要讥讽我，我还以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芒鞋脱掉，放在门边，赤着脚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说：“昨晚上父亲给我说了好些故事，到十二点才让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点。你约我早来，到底有什么事？”敏明说：“我要向你辞行。”加陵一听这话，眼睛立刻瞪起来，显出很惊讶的模样，说：“什么？你要往那里去？”敏明红着眼眶回答说：“我的父亲说我年纪大了，书也念够念够了；过几天可以跟着他专心当戏子去，不必再像从前念几天唱几天那么劳碌。我现在就要退学，后天将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说：“你愿意跟他去吗！”敏明回答他：“我为什么不愿意？我家以演剧为职业是你所知道的。我父亲虽是一个很有名、很能赚钱的俳優，但这几年间他的身体渐渐软弱起来，手足有点不活动，所以他愿意我和他一块儿排演。我在这事上很有长处，也乐得顺从他的命令。”加陵说：“那么，我对于你的意思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敏明说：“请你不必为这事纳闷。我们的离别必不能长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亲和我必要常在这里演戏。有时到乡村去，也不过三两个星期就回来。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哪里耽搁八九天。请你放心……”

加陵听得出神，不提防外边早有五六个孩子进来。有一个顽皮的孩子跑到他们的跟前说：“请‘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对敏明说：“玫瑰花里的甘露流出来咧。”——他瞧见敏明脸上有一点泪痕，

所以这样说。西边一个孩子接着说：“对呀！怪不得蜜蜂舍不得离开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拦住。她说：“别和他们胡闹。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罢。”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说：“我想你不久也得转入高等学校，盼望你在念书的时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时候要记念我。”加陵说：“我决不会把你忘了。你若是过十天不回来，或者我会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说：“不必如此。我过几天准能回来。”

说的时候，一位三十多岁的教师由南边的门进来。孩子们都起立向他行礼。教师蹲在席上，回头向加陵说：“加陵，昙摩婢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现在六点半了，你快去罢。”加陵听了这话，立刻走到门边，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随手拿了一把油伞就要出门。教师对他说：“九点钟就得回来。”加陵答应一声就去了。

加陵回来，敏明已经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里很是难过，脸上却不露出什么不安的颜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书。晌午的时候，那位教师说：“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给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谢过教师，一面检点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里，他父亲婆多瓦底正在屋里嚼槟榔。一见加陵进来，忙把沫红唾出，问道：“下午放假么？”加陵说：“不是。是先生给我的假。因为早晨我跟昙摩婢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说我太累，所以给我半天假。”他父亲说：“哦，昙摩婢在道上曾告诉你什么事情没有？”加陵答道：“他告诉我说：我的毕业期间快到了，他愿意我跟他当和尚去。他又说：这意思已经向父亲提过了。父亲啊，他实在向你提过这话么？”婆多瓦底说：“不错，他曾向我提过。我也很愿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样打算？”加陵说：“我现时有点不愿意。再过十五六年，或者能够从他。我想再入高等学校念书，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点西洋的学问。”